



雜著 卷十五

病餘問語

紫芝園規條

對客論文

先妣清水氏行狀

老子特解序

祭亡曠末松氏文

與祖徠先生書

深谷氏家譜略

告社中諸君子

論文戲語

產語跋

送松崎子默序

夾鳩子墓銘原文

拾遺

附錄

春臺先生碑銘

春臺先生行狀

春臺先生墓誌銘

春臺先生文集

後集二編
十五附錄

亥



~ 16
3262
11

仁里
八

3585
11

卷之十五

人

結
長

雜著

無餘開語

紅

西原之秋余夜夜數旬小兒未起搖在枕前
寢食既覺寢食而精神憂憤自厭似欲
更無他事誠然
...

門 八 16
號 3262
卷 11

冊 二拾
號 文
函 八

春臺先生紫芝園後稿卷之十五

門人 東都

稻垣長章釋明
堤有節仲文 輯

雜著

病餘間語

丙辰之秋。余寢疾數旬。小差未起。猶在牀蓐。及病患
寢除。飲食寢進。而精神寢復。自服餌鍼。慰按摩之外。
更無他事。瞑默索寞。無以消日。於是有客來問疾。苟
得可人。素所親狎。輒延至枕邊。不拘坐卧。與語移晷。

實病中之一適也。客之言曰。屬聞輕俊少年。略識文字。輒敢大言。夸詡先輩。裁弄詞章。弗喜人指摘。且如爲近體詩。犯律而不自知。即有人議之。答曰。白璧微瑕。何足以爲累。法律之士。不可與言詩已矣。聽其讀書。若與人言也。聲音時不正。如公輸子曰。公逾子。趙衰曰。趙雌。馳騁曰。馳聘。碑碣曰。碑渴。暴虐曰。暴逆。崢嶸曰。崢榮之類。人或正之。答曰。字有正義。無正音。讀書主曉文義。文義誠明。何必正音。少年者之言如此。其所與遊。皆屬而和之。如出一口。然其人率能讀書。

且能屬文。故見之者。唯知爲學之易。不復知其難。此不亦有益於人乎。何如。余曰。噫。異乎。吾所聞哉。夫詩之近體。自唐人始焉。唐詩以法律勝。唐詩之有法律。猶宮室之有區處也。唐詩而無法。是失其所以爲唐也。即作唐詩而不能如法。則如無作。蓋舍是而爲古詩。古詩無定法。句之長短。章之多寡。篇之大小。唯其所欲爲。用韻尤廣。豈不縱恣哉。今不爲彼而爲是。豈謂唐詩易成邪。然唐詩豈易成哉。善爲唐詩者。守法而不爲法所拘。豈如今之少年。肆然犯律哉。若古人

詩。時有失點檢者。乃千百首中。厯厯一二耳。豈可取以爲法哉。夫所謂白璧微瑕者。可言於古人。不可言於今人。古者尚以是減價。況於今之人乎。白璧尚然。況非白璧乎。今有獻果物於國君者。雖百枚。必擇其無疵者。於采詩。獨不斥其疵乎。古人之詩。尚坐是不入選。況今人之詩乎。先賢率有定論。不可不考也。在吾諸友。天門上人老於詩者也。高野子式專於詩者也。嘗觀門公及子式之爲唐詩也。莫不固守法律。雖其誨人。亦何得如少年者之言哉。夫民有土音。人有

方言。所謂字無正音者。蓋謂此耳。然同文之治。自中原以達四方。則四方當以中原之音爲正。古今諸韻書所載。士君子所宜行也。自東漢以來。所稱博物通儒者。莫不講明音韻。唯俗士有從偏旁讀者。徃徃爲有識所笑。今輿隸田夫之言。霍亂曰博亂。獨參湯曰鹿參湯。士君子聞之而笑。即士君子而其言訛謬不正。則謂輿隸田夫何。而況讀書之人。號稱儒雅者。不知正音而可乎哉。昔我先皇之世。置音博士。令監正大學諸生讀書者。夫爲諸生者。何得忽字音哉。今

輕俊之士。不明字音。開口輒訛謬。而笑正之者。是所謂隱己微燠。反笑人之完脛者也。使其善讀書。有以廣知識。後必將自覺其非。亦何能終守其愚乎。

深谷氏家譜略

釋金山師者。予方外之交也。一日謂予曰。某雖寒族。亦有所自出。某父以無行不終其生。某少孤。母棄諸僧。先人緒業。將絕於某身。痛莫甚焉。今吾欲藉子文。以紀先人譜第歷數。刻諸片石。以示來者。庶亦繼述之似矣。敢請。予答曰。諾。他日師持其譜牒來授予。曰。

請以煩子。予既卒業。遂叙其略曰。深谷氏之先。出自桓武天皇皇子葛原親王。至其孫高望。賜姓平。爲上總介。高望之孫國幹。居常之那珂郡。因以那珂氏焉。國幹曾孫通幹。居常之下江戸。因爲江戸氏。又十世名通正。居常之石井。因爲石井氏。通正玄孫之子通方。稱要介。居常之水戸。通方之子通俊。稱藏人。有二子。長女名小茶。少男名通春。義公時。通俊有故去水戸。二子皆小。攜之徙於東都。義公徵小茶入侍後宮。及長得幸。稱式部。憲廟之過水戸邸也。賜及後宮。

侍女。式部與焉。及義公老于西山。式部從之。遂終于西山。通春在東都礫川里。改氏深谷。生子通基。式部名之以爲己子。給之衣食。式部沒後。出仕秋田侯。未幾去之。歸家礫川。自先世善射。通基少亦習之。於是教授學者。又好蹴鞠。頗有能名。爲人放蕩。踣弛。任俠使氣。衣服好奇。時與飲博之徒遊。其所與遊一人。就借金十兩焉。通基弗肯。其人怒。通基亦怒。罵詈去之。遂用是爲其所告。繫於求盜獄。求盜吏考問其所與博百方。而通基並弗對。問謂吏曰。我已受辱如此。自

分死爾。何更有所告哉。遂被斬。時年四十九。享保元年丙申十一月二十六日。壬子也。妻北住氏。生子三男一女。其男長少皆夭。仲子爲僧。名延光。即金山師也。女既適人。

紫芝園規條

一諸君子會業。須要專心講習。如讀一書。宜輪番一人讀之。而諸人謹聽之。若有疑義。須待一節終而講究之。不拘尊卑先後。皆得發問。只宜謙遜。戒勿勦說雷同。最不得以尋常說話亂之。及不可與人

私語。若講畢而有餘閒者。即談笑。何不可之有。若徒喜談笑。不留心於讀書。非會業之意也。不如無會。

一凡會讀者。須豫熟讀其書。尋思其義。有疑惑處。貼黃待會問諸先輩。若有後生初學。問疑義於先輩者。先輩固當委曲告之。滿坐須虛心諦聽。不宜以其所問淺近為嗤。恐初學羞其見嗤。不復敢問。君子疑思問。問之弗知。弗措也。况初學豈宜憚問乎。其先輩亦豈宜嗤淺近之問乎。登高自卑。何可忽。

淺近哉。記曰。教學相長。此之謂也。退會亦須覆讀一遍。乃為有益。

一諸君子會集作詩。須沈吟索句。不得談笑。不惟己不能得句。且妨人沈吟。不可不慎也。若已詩速成。不可即出之。必待滿坐畢成。然後出之。仍戒私語。

告社中諸君子

告社中諸君子。若有人求見純者。請勿輕易為之。先容。必究問其有志於學否。而得其實言。然後乃為言之。純亦不敢拒。將強見之。若輕薄少年。進銳退速者。

與夫但見純面以爲口實者。勿言爲妙。純病不耐煩。不能禮待閑客。請辭。惟諸君子諒察。言然。遂以爲言。昔年對客論文。昔年入京。昔年請於紳。昔年爲之。壬戌夏。有一書生自尾來。因服子遷以見余於紫芝園。余與之坐而與語。頗有文理。問其所從來。則曰。嘗遊平安。識一二儒生。因言有字野三平者。年四十餘。終歲閉戶。潛心讀書。實奇士也。余曰。然。予亦聞之。其弟兵介者。嘗遊東都。從我祖來。先生學古文辭。既歸平安而畔之。與其兄俱非。祖來無何兵介死。三平特

立大言。以文章自任。近日書生有自平安來者。必稱三平。則之子蓋巨擘於平安儒生也。因叩客以三平所以爲教。客曰。三平譯唐詩以此方俗語。遂以之授弟子。令成誦。余笑曰。異哉。三平也。夫詩者。華夏之雅言也。故雖異邦之人。固當以華夏正音直讀之。而此方人不能華音直讀。以通其意。故以方言譯之。顛倒其文。而後才通其意。然方言亦有雅俗。有古今。先賢必擇其古者雅者而用之。雖非華夏正音。尚可以誦讀也。此我東人誦讀詩書之法。出於不得已者也。若

夫解說者多用俗語。取其易曉耳。是以我祖來先生嘗有譯文之教云。今三平乃取解說之法。而施諸誦讀。幾不入於鄙俗。若欲方俗易曉。則詩不如和歌。和歌不如今俗。所謂俳諧者。三平欲化方俗而不爲俳諧。乃以詩爲教。不亦迂乎。夫文章之道。固有極至。秦漢以前則尚矣。降自漢季。風雅與世興衰。歷趙宋胡元。遂淪喪矣。明興。李獻吉何仲默倡諸前。李于鱗王元美和諸後。一時才子輩起。屬而和之。於是文章之道。大振於千載之下。及其合作也。不啻得比古人。或

時將過之。可謂極矣。夫物極而變。天之道也。明人文章。至嘉隆萬曆之際而極矣。萬曆中。李王數子既逝。而袁中郎鍾伯敬徐文長李卓吾唐伯虎之徒。皆以才氣自高。不從先進之故轍。而別立意見。以求勝之。然至高不可踰也。至善不可尚也。於是不得不變而下。此明季文章之所由衰也。雖我日東亦然。文章之道。廢數百年。迨於神祖勃興。惺窩羅山二先生出。而倡文學於士大夫之間。爾來海內之士。稍稍向儒術。講文學。豪傑迭興。教育生徒。觀其立言設教。互有

得失要之未達古道耳。及徂來先生出始倡古文辭於海東。初未有和者。則吾二三兄弟信而從之。先生蓋亦待數子以定其論云。先生既明古文辭。因以考經術。其說度越千古。則又明儒所不及也。夫先王之道。謂之文章。文章得徂來而極其至。蔑以加焉。如將有以加之。則亦不得不變而下。此理勢之必然也。今三平自負其才氣。而別立意見。以求勝徂來。其果能勝徂來則不知也。余恐三平之勝徂來。適其所以自卑下也。夫世中謳歌童謠。自高趨下。古今之常。而近

時尤甚。風俗之衰。治國者所憂也。三平之說行。則我東方文章其已矣。夫凡文章之教。所以施於君子也。平安儒先。乃欲以斯道訓於小人。過矣。意者三平亦坐是習耳。世傳昔白樂天每作詩而成。必使老嫗解之。如不解。輒棄去。所以致白俗之誚也。今三平作詩。其亦必使俗人解之。欲其不俗。不可得也。以此為教。焉得不傷大雅哉。悲夫。率海內之人而禍文章者。其三平乎。客默然。

論文戲語

甚矣古文之難復也。今操觚之士。自稱爲古文者。比屋可封也。予觀其所爲。異音同調。無甚高下。大抵魯衛之政已。夫取古人之糟魄。以充五齊八珍之用。何足以饜人之口腹乎。若髑髏而在南面王之位。誰畏之乎。夫辭固不可以不修也。辭而不修。不可以爲辭。然辭達而已矣。辭而不達。不可以濟用。凡古人文辭。必有所當。辭有所當。故文有生色。文有生色。故千載之下。讀之使人拊髀爵躍。豈在多言哉。今徒取古人文辭以爲己言。其言不切今之事情。是其辭不當也。

辭不當。故文無生色。文無生色。何以作人。古人之言。美惡皆自其口出。今之修辭者。言不自其口出。譬如童子將命。比之卿大夫之使。受命不受辭者。豈同日之論哉。又况今之屬辭者。貂尾不足。狗尾續。公臣不足。取於家臣。或白龍而魚服。或負且乘。或履校滅趾。或見羣龍無首。或錯舉以爲所記之名。諸如此類。不殆於俳優乎哉。雖多亦奚以爲。夫松杉檜柏。榱桷。樟。世之所謂良材也。大木爲杗。細木爲桷。構榱侏儒。椳闌扂楔。各得其宜。以成室屋者。匠氏之功也。設使

匠氏用材失其宜。雖有天下良材。吾知其不能成室之美也。醫師之於藥物也。玉札丹砂。赤箭青芝。牛溲馬勃。敗鼓之皮。俱收並蓄。待用無遺。及其用之而當也。皆能療疾除患。若乃修合失齊。服餌失法。雖有天下良藥。不能奏効。甚者或傷害人。可不慎乎。文辭亦然。辭有今古。行辭之法。亦有今古。今操觚之士。徒知擇辭。而不知擇法。取古人之辭。而行之以今法。譬如以瑚璉簠簋。陳之穹廬。非所宜也。若越人冠章甫。豈其稱哉。夫辭有險易。誰昔然矣。古人文辭。未必皆險。

讀之可知矣。且夫屬辭易。得法難。操觚者流。孟浪屬辭。而莫問其得法與否。務險其辭。使讀者不曉其意。以此求名譽。何難之有。如承蜩耳。操觚者流。開口輒期。左氏司馬云。噫。左氏司馬。豈易為哉。試以其所為文辭。方之古人。尚不能及。天漢以後作者。而况敢望龍門乎。况敢望左氏乎。夫為文辭。固非易事。論文辭亦難。必善讀古文辭。然後可以言古文辭。近時月旦。唯取屬辭之工。而不復論措辭之當否。與行辭之得失。妄意許與。極口稱贊。輕俊之士。一獲師友之許與。

沾沾自喜。以爲左氏司馬可爲也。遂安於小成。而不悟其所以不及古人。此修辭者之患也。

亦拾遺

先妣清水氏行狀

先妣者。東都人。姓清水氏。名梅。後名游。本多彌八郎。執事諱佳忠之長女也。以明曆二年丙申秋九月十五日。生于外祖太宰謙翁之家。四歲不行。父母患之。就幕下侍醫塙宗悅而求治焉。卒賴其力以成人矣。稍長。聰敏過人。善事父母及外祖父母。皆以孝稱焉。

謙翁愛之。乃養以爲子。寬文十年庚戌。謙翁以老而無男。故以我家君爲嗣。因以先妣妻之。先妣時年十五。性行篤實。正己愛人。容貌不事修飾。衣服不好華美。加之貞靜幽閑。頗有關雎之風。人多悅之。十一年辛亥。先妣年十六。有孕。父母以其稟受虛弱。慮生育之難。先妣慎起居。節飲食。保養有道。十二年壬子。先妣年十七。春三月廿一日。生我嫡兄。先生如達。子母俱全。延寶六年戊午。先妣年二十三。夏五月。下浣。家母寢疾。病。先妣乃告我家君。往而省之。親侍湯藥。十

餘日。六月十一日。家母卒。先妣號哭無度。七年己未。先妣年二十四。我家君有公命。將以妻子徙信州。飯田事定。告先妣。先妣許諾。蓋以從夫之義爲重。而不以與家父永訣爲意也。冬十二月十七日。遂之信州。先妣性怕寒。信州者。天下嚴寒之地也。時又大寒。其苦爲何如哉。八年庚申。先妣年二十五。秋九月十四日生純。母子皆全。貞享元年甲子。先妣年二十九。我家君在東都。夏六月。飯田城下失火。施及比鄰。通家男女恐怖失所。先妣從容告之曰。勿懼。惟當斂財物。

耳。乃自麾奴婢。使之各做其事。家人無有不用命者。火亦不及。其臨急難而不懼如此。秋七月十三日生我妹。產育同前。元祿元年戊辰。先妣年三十三。我家君有故。罷仕于飯田。又以妻子返東都。客于橫山氏。是時清水君仍無恙。先妣見而大喜。三年庚午。先妣年三十五。春三月十日。清水君卒。先妣哀痛無已。先是清水君娶後妻。先妣事之孝矣。自君沒而後。益盡其心。後母亦爲性溫柔。愛先妣如己之所生。人亦稱之。六年癸酉。先妣年三十八。我家君又有故。致爲臣

于橫山氏而去。從是絕望於仕路。而家居于都城之北。先妣從之。共素貧賤八年矣。善勤家事。不敢寧處。勞苦之極。身體羸瘦。先妣少聞佛氏之言。而歸心於三寶久矣。癸酉之夏。謁靈雲寺覺彥律師。受光明真言。且承本不生之教。秋結緣於兩部大曼荼羅。而被覺彥灌頂。爾來歸依密教。信奉不措。時持齋戒。以擬在家之菩薩。紡績之暇。日誦光明真言數百遍。五年滿一百萬遍。律師乃授之七印。十年丁丑。春再登兩部之壇。結緣投花。花皆入中堂。緇素驚歎。以爲深信。

所致也。庚辰春二月有風疾。服藥而痊。期月再作。於是更醫治之。古方無効。荏苒卧枕。夏五月十一日疾。病自知不起。乃與我家君永訣。且集吾輩而命身後之事一兩件。畧無憂色。旬餘病小差。人皆以爲可起。而先妣之心。獨必於死。不肯然之。以度數日。時遇炎蒸。疾又大進。於是求救於四方而不得。三世之徒。率束手而退。逾月更劇。是時先妣所苦。蓋非不重。然先妣默而不言。終日鞅然而已。是月九日熱惱尤甚。翌日小安。日暮又甚。三更之後熱退。朝視其色。如宿酒。

老臺先生文集 卷之三 行狀 三十一 文苑堂
醒。問之。則曰。我今無所苦。有人以言慰之。則以微笑
應之。至于黃昏。身體不動。面貌如睡。寂然而沒。年四
十五。元祿十三年六月十一日。適當前母忌日。何耶。
蓋慈孝交感之徵。而無足怪者也。初先妣十二三時。
有尼素淳者。授以大學。受而誦之。及長。讀源氏伊勢
等紀談。而考婦道之得失。多誦古之和歌。時復作之。
早歲能書。善縫衣裳。後讀佛書。專務慈仁。爲人寡欲。
好與。雖珍奇重寶。無一毫愛惜之心。其視奴婢如子。
吾儕小人。以不敬逆其心。則未嘗怒之。他日私督其

罪。而告以孝悌之道而已矣。嗚呼。先妣在世四十餘
年。其間善行美事。不爲不多。茲錄一二。以爲子孫之
訓。此皆吾輩所親見也。如其生來事。則聞諸故舊云。
哀子純狀。寶永三年季冬十八日。書于平安客舍。

送松崎子默序

松崎生者。篠山世臣也。篠山君京尹。世子在東都。生
少事世子。亦在東都。今茲春君召生。生將趨命於京
師。太宰純之於生。同志之友也。臨行。純謂生曰。賈子
稱達人。大觀。京師之於天下。乃大觀之地也。嘗論自

神武皇帝定我大和都橿原。繼立者四十有九。經年千有四百五十。遷都四十八。未有三世而不遷者也。及至桓武皇帝。定築平安城。以爲子孫帝王萬世之業。爾來殆乎千年。豈不古哉。是故雖曰世變風移。其間有變者。有不變焉。變者。道之興廢。邦之治亂。世之盛衰。俗之污隆。是已。不變者。山林川澤丘陵原隰。依然宛然者。與夫王朝禮樂。君臣威儀。百官名物。車服制度。及言語文字之類。循循不革者是已。士苟好古。一過陳迹。尚足以廣識見。而况王者之迹乎。况今之

京師乎。夫讀書爲文學者之事。詞章之才。生之所固有也。雖然。以予觀之。自古有大述作者。必胸藏天下奇書。眼觀天下勝事。足踏天下勝地。然後氣吞宇宙。筆參造化。而名聞百世矣。如司馬子長於史記。豈不其然乎。不然。南人不信冰蠶。北人不識火鼠。使其有所著作。乃是山林口氣耳。奚足觀邪。今生受君命。從事於京師。夙夜勤勞。臣之職分。豈宜懈之。此乃我所不責於生也。若乃五日洗沐。彈冠振衣。隱几而坐。仰天而噓。非生所好也。樂山。則有比叡愛宕之高。駸馬

春臺先生文集 卷之五 文苑
良岑之峻。深草木幡之長。大原小鹽之幽。一著履以登。則靈運之樂。生亦可擬也。樂水。則有鴨之澗之深。淀之闊。一枕流。則孫荊之志。生亦可擬也。登樓。則有鹿苑金閣。慈照銀閣。一倚闌。則仲宣之賦。生亦可擬也。花。則有仁和清水。祇園醍醐。嵯峨嵐山之盛。月。則有音羽廣澤之勝。一乘輿。則騷人之詞。生亦可擬也。於戲。生乎。當此之時。必將有長篇大作。以一洗天下耳目。不亦快乎。且夫論道講書。天下無不可之地。第京師天下之中。厥土敦厚。厥地高燥。厥水清冷。厥風

溫柔。厥民謹儉。厥俗文雅。是以名師碩儒。詞人才子。及百家技巧之徒。多其所產。是故學問所便。莫如京師。生也。此行。君之命也。無乃天祐乎。生之大述作。不出自大觀之中。吾且立而待之。往矣。勿遲遲焉。生哂。純家貧。不能有餽焉。茲自記其言。以爲送生序。

老子特解序

昔者周厲王無道。忘文武之業。好利近榮。夷公大夫芮良夫進諫。厲王弗聽。卒以榮公爲卿士。王益行暴虐。民不堪命。國人謗王。厲王又禁之嚴。國人莫敢言。

道路以目。於是諸侯不朝。居數歲。民相與叛。虜厲王。厲王出奔彘。天下無君十有餘年。厲王死于彘。子宣王立。用仲山甫。修文武成康之政。諸侯復宗周。宣王崩。子幽王立。嬖褒姒而生子伯服。竟廢申后及太子。而以褒姒爲后。伯服爲太子。大夫虢石父佞巧善諛。好利。王用之爲卿士。民不服。申后之廢也。申侯怒。與西夷犬戎攻幽王。竟殺幽王於驪山下。於是諸侯乃因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。爲平王。平王立。東遷于洛邑。以避戎難。自是之後。周室衰微。諸侯力爭。

強陵弱。衆暴寡。齊楚秦晉始大。政由方伯。大夫強僭。家臣叛逆。臣弑君者。子弑父者。無國無之。雖有文武之道。周公之典。莫能舉而行之者。禮樂殆乎墜地者。二百年矣。當是之時。老聃生于楚。不自安蠻夷。往而仕周。爲主藏室史。以聰明之姿。學先王之道。博古知今。通禮樂之原。明道德之歸。仲尼聞其名也。自魯往而師事之。而問禮焉。禮遂有記。是其人不世出可知也。仲尼退而有猶龍之歎云。必非傳者之妄也。仲尼自周返于魯。學益明。道益進。於是見王法衰廢。天下

擾亂而欲有以一振之。仲尼視天下之人，猶赤子也。赤子匍匐將近水火，不可不救也。仲尼以爲赤子之難可救，固當救之。假令其不可救，我猶當萬方救之。不宜坐視其死也。於其決不可救也，又猶當詔人以保護赤子之方而已。仲尼之用心如斯，是故應聘諸侯，周遊四方，以求行道。其勞亦甚矣。及其晚年，道竟不行，於是絕望於當世，而俟來者於無窮。乃刪詩書，正禮樂，贊易，修春秋，以傳先王之道於後世。其功亦大矣。夫周自文武至於仲尼之時，五百有餘歲，世之

衰亂，俗之頹敗，殆乎極矣。自明者觀之，若宜有王者起焉。然于時天子非桀紂，諸侯非湯武，文武之澤未斬。周公之典猶存，天命未革。上下因循故俗，以消日月而已。雖有豪傑，莫能爲也。故孔子曰：鳳鳥不至，河不出圖，吾已矣夫。此絕望之辭也。夫仲尼雖既絕望於當世，然猶不忘斯民，欲一康濟之。石門監者所謂知其不可而爲之者，真知言也。仲尼蓋以天意不可知也，故可已而未已。非好事不知己者也。此乃仲尼之仁也。老聃則不然，身仕周爲賤官，博覽史籍，達觀

宇內。以爲先王之道不可行也。天下不可治也。民不可化也。蓋以桀紂至暴虐。民不堪命。相率作亂。故湯武因民之不堪命。而與諸侯謀伐之。放桀殺紂。而民大悅。此道之所由興也。周經幽厲之亂。而東遷之後。上無桀紂之暴。下無湯武之仁。人皆口詩書。身禮樂。而無其實。陽施小惠。而陰鳩大利。外行仁義。而內爲貪暴。尤之無尤也。攻之無攻也。百姓疾視其上。相謂愁苦而已。當是之時。雖有仁賢。莫能救療也。譬之猶人過中身。忽嬰大病。賴醫藥鍼砭之力。得不死。雖起

居飲食如故。然比之不病之前。氣體羸憊。精神虛乏。頗見其衰也。於其時也。雖有天下良醫。不能與之藥餌。令復壯盛。若使庸醫爲之。不啻不能奏效。反增其疾。不若飲食將養。動止消息。聊以保其性。老聃以爲今天下如斯。愈治愈亂。不若無治之安。區區仁賢之力。何能爲乎。勞而無功。不若措之。故著文辭五千言。以摠其憤懣。遂去周而西出函谷關。人不知其所終云。嗟夫。嚮使老聃生於文武成康之世。必在亂十人之列。而立功業於天下。又何暇著五千言乎。然則老

聃之著五千言。憤激之爲耳。非其本心也。仲尼雖不
得志於當世。然其所修先王之道。存乎六經。而萬世
與日月爭光。豈不大哉。老聃之遺文。後世悅之者。莫
若莊周。莊周著內外雜篇。以發明老聃之道。而不章
解句釋。次則韓非。實爲老聃之徒。然其所著解老喻
老。皆殘缺非全篇也。又次則漢河上公。時名知老子。
然其說今亡。魏晉以來。注老子者。無慮數十百家。或
以玄理爲說。或傳會以他義。要其得老聃之指者。無
有也。純少好讀書。尊信仲尼之道。思欲一講明之。遂

潛心經術數十年。既過中身。六經略通。始知仲尼之
道。明如日星。於是按古文孝經。撰論語古訓。增注家
語。纂詩書古傳。注周易。皆既卒業。余生于二千餘載
之下。而上事仲尼。欲以區區之力。輔翼其道。亦可謂
不知量也。今年近七十。而疾且日至。吾志未衰。而氣
體漸憊。坐觀世之變態。衰敝日滋甚。雖有聖者。莫能
救之。是誠老聃著五千言之秋也。余嘗以爲末世先
王之道。不若老氏之無爲。而憾五千言竟無明解。因
用古訓。隨文解之。不依諸家舊說。特立意見。故名之

曰特解。雖未必得老聃之指。然御衰世者。幸有取焉。庶幾知為無為之為。用無用之用。可以息民矣。此亦老聃著五千言之意也。

產語跋

產語十二篇。不題撰者姓名。傳言出於寧樂佛寺之古藏。予則獲諸浪華之市。考自漢以來歷代藝文經籍志。皆不載。書中所言。皆治生之事。而多錄管晏李悝白圭等語。儒家邪。抑法家邪。予不能定其所屬也。夫古書之逸于中夏而存于我日本者頗多。如古文

尚書孝經。其昭昭者已。誰知此書非管晏李白之徒所著。亦逸于中夏而存于我日本者乎。予特愛其言治生之甚詳。而論及國家之治。有益於天下之人。於是手披繕寫。藏諸巾笥。以為惟中之珍云爾。

祭亡嬪末松氏文

維正德四年甲午夏五月己未。太宰純恭以疏食菜羹祭亡嬪末松氏。嗚呼哀哉。純以寶永己丑往難波。遂徙三舍。與汝合昏。辛卯春純歸東都。汝獨留。寓姊夫氏。以待吾消息數月。是年中野子鉉扶母還自長

崎。因取汝於難波以歸。八月來東都。十有二月純出仕食五斗。于今三年矣。今茲五月十三日雞鳴。汝乃奄忽先我而沒。嗚呼哀哉。嘗聞之。死生有命。富貴在天。吾何疑之。雖然。吾觀汝之爲人。質直賢實。不淫不欲。蚤夜勤動。不敢寧處。不喜佚遊。愛人好與。善爲飲食。而口甘淡薄。專務紡織。而身安麤敝。事舅從夫。不敢自恣。人而如此。亦不易得矣。夫。然而吾觀汝之爲生。早喪父母。兄弟索居。已嫁家貧。親取炊爨幾年。從我來東都。祿薄用不足。終窶且貧。勞役辛苦。不可勝

言也。人非金石。誰能不病。汝疾得之貧勞。若我富貴。汝未必疾。亦未必死。嗚呼哀哉。民莫不穀。汝獨胡言。天下之理。無極不變。是以貧者不終貧。賤者不終賤。鄉使汝與我偕老。焉知他日不富貴。若我富貴。汝乃吾糟糠之妻也。吾雖不肖。豈棄之哉。死者有靈。汝應知之。今汝先我而沒。汝之不幸。即我不幸也。嗚呼哀哉。汝生無子。異鄉無私親。非吾營後事而誰當之者。不腆飯羹。聊寓寸訖。魂消腸斷。不勝號泣之至。嗚呼哀哉。尚饗。

爽鳩子墓銘原文

昔司馬子長有言曰。人固有一死。死有重於泰山。或輕於鴻毛。誠哉。夫死一而已矣。士苟學道而立功於其所奉。足以躋始志。不負夙願。死無遺憾。則可以死也。何必長生久視之可貴哉。子方大夫田原十餘年。先是田原侯患貧。歲時職貢。仰給商賈。橫取於民。減士俸而不足。殆且不能爲國。及子方爲大夫。會先侯康雄薨。今侯康德立。令子方主國計。於是子方屬群有司會計。量入以爲出。省事節用。督群有司。使各供

其職。田原侯亦能省後宮之費。絕輿馬之好。專任子方而不貳。無何。侯家用足。不橫取於民。不減士俸。不復仰給商賈。而無匱。數歲。遂至使世人謂田原侯富。子方之力也。子方少好學。無書不讀。年近三十。見菽徂來先生而聞古道焉。卒用是立功於其所奉。可謂善學者也。其所能詩若文。雖人所稱。乃其土苴已。子方勤勞侯家。罷甚。數請致事。而未見聽。享保乙卯四月。十二日。辛巳。暴病卒。距生元祿庚午八月二十一日。己卯。爲年四十六。子方之先。本石川氏。田原侯賜

之姓。爲兒島氏。比公族也。祖父正時。父正親。子方其。次子也。始先大夫鷹見君定重。未有男而有一女。乞子方於其父。以爲嗣。因如之。鷹見君晚乃有子。屬子方。令弟畜之。鷹見君沒而子方嗣。久之無子。名其所弟畜者曰定興。以爲子。子方諱正長。以其嗣鷹見氏。因自號曰爽鳩子。子方其字也。銘曰。鄰哉維臣。能致其身。學而不厭。文章以成。立功不朽。雖死如生。爰勒斯石。以示後人。

與徂來先生書

此書既成而未發。屬先生疾篤。遂不果致。

純再拜。新年尚寒。貴恙何若。屬聞先生命其徒某。輯錄社中諸子之詩。將上之木。因先取昔年以來諸子集于西臺侯邸所作之詩。而編諸卷首。純竊抃曰。盛哉此舉也。於是次及而徵純詩。純生而不才。愧播詩名於四方。况乎自先君子下世而後。無復所求于斯世。年又幾五十。尤不欲以罷駑而方駕於逸足者。且西臺侯既絕純。純恐不敢踵門以請罪。聞先生此舉也。竊以爲既獲罪於西臺侯。今而列賤名於其集中。恐重吾罪。不如逃之。故請於先生。願除純詩。不意先

生告純以狹中小量。爲純大病。此言誠中純膏肓。純雖不敏。敢不服膺。言務廣其狹。大其小乎。然純之狹中小量。非病也。性也。得之天。受之父母。不能變之。五十年于茲矣。自今以後。血氣垂衰。雖奉嚴教。恐不及化。且純狹中小量。固可患也。而能亦在此。所謂息脛不可續者耶。先生乃欲令純廣之大之。得非續息脛者比乎。純若變其狹小爲廣大。恐喪其性。喪其性。則將併與其能。喪之。且先生嘗非宋儒變化氣質之說。以爲聖人之道所無。純深信之。如純之狹中小量。

非所謂氣質乎。先生乃斥以爲病。而欲爲治之。豈欲使純變化氣質耶。何其言之矛盾也。純也。惑。敢請聞歸一之說。幸勿吝慈諭。夫先生自以大量能容。人亦以此稱之。然以純觀之。能容學者。而弗能容庸人。能容文藝之士。狂簡者。而弗能容禮法之士。能容其人。而弗能容其言。是則先生亦有所不容也。人亦有以是議先生者。雖然。先生則一代之豪傑。命世之英雄。睥睨宇內。蚊虻世人。其容與不容。何所論哉。陳者純之不欲。與於西臺侯之集也。抑有說焉。昔西臺侯屬

諸子於其邸。相與講文藝。吾黨之士。從先生往者。煥圖之外。文安也。元喬也。以正也。玄中也。定興也。重鼎也。孝祖也。孝先也。及純也。既而煥圖文安皆不祿。後唯元喬。亟被延接。餘盡不見。召。近又聞其延見君端。煥明。卓上人。及數寄玄中詩。贈煥明。松英以文。而於以正以下。則愈益寥寥。不復見存問。蓋棄故悅新。貴人之常態。宴爾新昏。誰昔然矣。何獨至於西臺侯。異之。純雖狹中。豈如婦女而怨人哉。夫西臺侯始學文於煥圖。煥圖沒而有遺稿。友人輯之。釐爲三卷。貞圖

以兄弟之愛也。欲梓之。而稿在侯處。貞圖就而求之。侯曰。吾將命工刻之。不歸稿於貞圖。貞圖亦不敢復請。而與二三友人。引領以待板成。十年于今。未聞有剞劂之命也。世人有爲其師若友人。捐財以刻其書者。以西臺侯之富也。豈有吝乎數金之費哉。意者以煥圖之詩文不足傳與。不然。則侯之薄於故舊也。純嘗以是疑侯。及覩侯贈煥明松英二序。通篇言文章。純以爲侯論文。必首稱煥圖。乃盛稱元喬玄中之文才。而一言未始及煥圖。侯之所稱。豈其有所見而然

哉。特吠聲已。昔者漢文登極。而不忘代食監之言。曰。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。今西臺侯忘舊廼爾。煥圖而有知。其必賦晨風于地下焉。夫煥圖之才學。豈出元喬玄中之下哉。先生所知也。去者日踈。悲夫。古人曰。人固不可以無年。誠哉言乎。純今於煥圖亦云。夫侯於煥圖尚然。而況於其餘諸子乎。況於純乎。此純之所以慙且懼也。先生又曰。于鱗與茂秦絕。而詩刪載謝詩。孔子絕孺悲。而載籍不去悲。此固然。純則以孔子之於孺悲也。其事不可考已。茂秦之詩。誠不可

廢。故于鱗則不以人廢言耳。如西臺侯之於純也。則人與言。皆所不見取也。今先生之舉也。若出于侯意。則純亦何請。苟他人爲之。侯必曰。是何續貂以狗尾也。嫫母對西施。自知其醜。純雖顏厚。獨能不羞哉。此純之所以請于先生也。古稱居是邦。則不非其大夫。純嘗誦之。今西臺侯。本朝大臣。純固畏之。何敢非之。雖然。孔子於三桓臧氏。皆嘗舉其事以譏之。豈夫子亦有不得已與。純今道侯。非腹非後言也。先生者。侯之所師事。故純因又爲先生言之。即令侯聞之。庶

乎補其過。以保令名矣。是猶有望于侯也。純性好直言。所以不容於世也。唯是狹中小量。不及中行。甘爲狷者耳。茲復盡言。伏以先生海涵之量。受而容之。矜愍其愚。反覆蕪辭。重賜慈諭。幸甚。觸冒清聽。無任怖懼之至。萬惟炳亮。純惶恐再拜。

門人 植村正直書

春臺先生紫芝園後稿卷之十五

春臺先生紫芝園稿附錄

門人 東都

稻垣長章 榊明
堤 有節 仲文 輯

春臺先生墓碑

服子遷

太宰先生諱純。字德夫。號春臺。物夫子嘗爲其考栢樹翁作墓碑。載在集。考以上具焉。先生生于信陽飯田。幼隨考東。稍長仕出石炭。數年。疾乞骸骨。三不許。乃自去藩。藩以輒去。錮之。西游京畿十年。是時物夫子唱復古學于東都。滕東壁縣次公相助修業。而次

公西歸。東壁乃顧夫子之門。從游日多。然俊傑可與
適夫子道者。猶未至。東壁幼嘗已同先生受書。爲謙
野先生者。服其敏學。因思先生。數書招之。會錮亦解。
先生遂東。至則見物夫子。說其學。以爲得所歸。乃事
夫子。與東壁二三子。講習古學。博文約禮。敦尚經典。
物夫子沒。益詳究先王之道。孔氏之書。鬱爲大師。弟
子諸侯大夫。至草野士。日益進。先生既勵己行。以直
方自居。從游之徒。莫不奉名教。唯謹爾。畏如大府。前
後所見諸侯甚多。未嘗枉己而求見焉。進退必以禮。

安貧樂道。終不復仕。然其志則曰。儒者之學。折中孔
子。孔子所祖述。先王歷聖政治之道。具存焉。用之則
行。如有用我者。何以哉。故又未嘗忘經世之用。故沼
田侯好學愛賢。禮遇先生。先生亦深相得焉。侯在政
府。嘗從容語侯曰。方今遭不諱之朝。然時制所闕。無
路居下上。疏陳事。純雖微賤。幸因侯而若得言一二
得失。或又觸聞。以賤人妄犯上。被嚴刑。萬一以身有
補於濟衆。亦志所願已。不識可否。侯曰。試乃可也。遂
上封事。不報。然世已異其特立。而益敬仰其非記聞。

浮華之學。先生幼受孝經論語於太翁。及學成。益尊尚焉。漢孔氏傳古文孝經。久亡彼方。而獨存吾邦。因校訂諸博士家所傳。作音注而刊之。復因沼田侯獻諸朝。政府諸公聞之。爭求於侯。侯為並貽焉。又本師說。更加所見。作論語古訓及外傳。又作家語增注。以為此三者。庶見孔氏遺則。故用意特勤焉。先生強記。且於事精詳。其考究書籍。一字不苟。過必歸正。然後止。他所著書。凡數十。亦皆學者傳尚焉。書題併平日規行。門人稻垣長章為誌。松崎惟時狀行。詳于二

文。延享丁卯五月晦。逝。年六十八。葬東都北谷中天眼寺栢樹翁之兆。初娶末松氏。無子。再娶前川氏。亦無子。子養阿武家之子名定保。元喬以同盟相識三十餘年。乃顧夙昔物夫子與二三子。已先逝矣。天復不憇遺先生。哀哉。因作銘曰。

學之道。師嚴然後道尊。先生之敬教成人。學立道存。

春臺先生墓誌

稻垣長章

延享四年丁卯之春。處士春臺先生卧病於城北之礫川里。朝之賢士大夫。徃問疾者。騶呼屬路。諸侯之

便者。及故舊門人。相踵不絕。過其門者。咸驚曰。茲宅所居大人誰邪。何致客之多也。無何。五月晦日己未。先生卒。享年六十有八。自賢士大夫以下。又走弔哭。如前日益多。而其最親者。相聚商其後事。諸侯之愛敬先生者。皆以賻卹其家。越六月二日辛酉。葬于谷中里天眼寺其先人墓右。會葬執引者。蓋三百有餘人。春臺別號也。諱純。字德夫。姓太宰氏。信陽飯田人也。本姓平。手氏。五世祖諱政秀。仕織田氏。爲信長傳。食祿二萬石。以諫死。名顯天下。高祖父諱汎秀。嗣封

爲騎將。戰死于三方原之役。曾大父諱秀言。汎秀之少子也。及信長弒。秀言奔播州。後落魄于加能之間。王父諱言親。號雪江。仕加賀大夫。橫山氏。生四子。季爲考空谷君諱言辰。娶太宰謙翁之外孫女。而爲謙翁之嗣。仕飯田侯。菅親昌。由是冒太宰氏。生三子。長重光。因廢疾爲僧。名守鑽。次先生。李女歸。甲斐侯火噐隊將。匹田尚重。先生以延寶八年庚申秋九月十四日庚午。生于信陽飯田。元祿元年。空谷君致仕。將妻子出東都。先生幼穎敏。年甫八歲。空谷君口授孝

經論語。爾後能自讀書。不復受句讀於人。長益好學。年十五。初仕出石侯源忠德。非其好也。去如京師。游學數年。聞有徂來菽生先生。倡復古學于關左。負笈千里。來於東都。質曾所疑。渙然冰釋。退教授生徒。弟子彌衆。禮曹生竇侯源重令召爲記室。五年。謝病而去。諸侯聞其賢。而重聘崇禮。乃見之。若緩其禮。輒不肯行。享保中。執政故沼田侯丹墀直邦。一見竒其才能。而厚遇焉。居數歲。因上封事。論時政及災異。考訂古文。孝經。獻之乎兩宮。晚年盡辭諸侯所餽粟。恬甘

清貧。不以行藏必意。斷然自信。持志益堅。築園于礫川上。以紫芝名焉。專務修經術。著書數百篇。每文章一出。爲人所傳。海內聞其名而慕。見其所傳而喜。往往揖其貌而竦聽其論。而驚以服。久之。就叩焉。鏘然能鳴。其博辯淵識。不可得而測知矣。特長乎經濟。旁嫻音律象昏之學。各至其妙。文集二十卷。其餘所撰書題。詳于行狀。先生初娶末松氏。先卒。再娶前川氏。無子。以阿武安次之子定保爲嗣。以長章之於先生。從游有年。社友奉遺命。以總裁遺文。且銘其墓。余不敏。

春臺先生文集 附錄 五 文刻堂
雖不堪其任。義不可辭也。因銘之。銘曰。其文余不。其昇也遐。其孰克逐。其降也淵。其孰克畜。哲人之萎。永懷茲谷。於焉勒銘。德行維馥。

春臺先生行狀

松崎惟時

先生諱純字德夫。姓太宰氏。本姓平手。不詳所出。其先嘗居尾州愛智郡平手里。為平手氏。五世祖中務太輔諱政秀。仕織田氏。為信長傳。食祿二萬石。信長立不君。中務君驟諫。弗聽。作疏自殺。信長感懼。臨喪及發引。手執引云。高祖監物諱汎秀。為信長騎將。

三方原之役。神祖請救於尾州。信長遣三將往救。監物君其一也。君受命。矢死以出。尾兵失利。遂死焉。曾祖諱秀言。及織田氏亡。移于加賀。祖諱言親。仕加賀大夫橫山氏。考空谷府君諱言辰。以季子出為姻族。太宰謙翁之嗣。仕飯田侯親昌。遂冒太宰氏。歷事三世。督火器隊。致事而退。巧武藝。最名善槍。妣清水孺人。謙翁之外孫女也。配空谷君。生三子。長曰重光。因廢疾為僧。次為先生。次女適匹田氏。延寶八年庚申。九月十四日。庚午。先生生于信陽飯田。元祿元年。

卷之三 附錄
文獻堂
戊辰先生年九歲。從空谷君去飯田。入東都。七年甲戌。先生年十五。出仕。故出石侯忠德。久之以瘠疾疏乞骸骨者三。不許。十三年庚辰。致為臣而去。侯怒錮之。乃如關宿。去還東都。無何適京師。遂如浪華。扈困於五畿間。十年始得解。正德元年辛卯。乃還東都。是時生實疾重。令為禮曹。召先生。先生起應聘。五年乙未。謝病而去。年三十六。自是終身不復仕而退。脩六藝古文。弟子稍益進。先生幼而明敏。彊記絕人。空谷君雖武人乎。性好讀書。八歲則親授孝經論語。遂研

精群書。十餘歲時。已盡記海內諸侯世系封邑記號。朝十官爵姓名。稍長。從中野撫謙先生者而游。為性理家之言。既而有疑宋儒論性本然氣質之說。由是益博覽古書。稍悟宋儒訓詁徵諸六經有不合者。是時徂來先生始倡古文辭。先生見徂來而大悅。因受業焉。徂來先生言曰。孔子之道。先王之道也。先王之道。安天下之道也。其教則詩書禮樂四術是已。自子思孟子而降。為儒家者流。益下益衰。至宋儒而極矣。言有古今。不學古文辭。無以知古言。宋儒之謬。皆坐

是故。徂來持此說以教人。必自脩古文辭始。其致歸
明先王之道以成其德。從游之士。名振一世。然往往
文辭成家。用力於經術者幾希。獨先生一意奉其教。
慨然以斯文爲己任。欲距邪說。承先聖。不能行諸當
時。必傳諸來世。徂來先生晚年以教育英才爲務。不
設師道。社中皆以文名相尚。而先生獨以方正周旋
其間。以爲徂來禦侮自許。寧獲罪於其黨。不忍惡言
入於耳。先生與徂來講論不合。必再三爭辨。弗明弗
措。少年每有過失。唯恐先生知之。不數日。先生書必

至。隨事規箴。社中皆嚴憚先生。然退未嘗不服其言
也。先生以爲先王之道在六經。大可以治天下國家。
小可以脩身。以禮制心。以義制事。修身之道。斯盡之
矣。宋儒以窮理爲學。以心法爲教。以二帝三王治天
下之道合諸釋氏之說。欺天下。惑後世。天下之人。滔
滔無知其非。六百有餘年。雖有六經。猶無有也。實吾
道之大厄也。必闢之。而後可與入道。明千載不傳之
學。辨百家橫議之惑。使先王之道粲然可行於今世。
先生爲學。夙夜黽俛。終食之外。手未嘗釋卷。天下之

書無不讀。天下之事無不通。其義出經傳。事涉子史。上下數千載。歷歷如視。諸掌者。讀其所著可知也。今不具論。若乃天文律曆。算數字學。音韻書法。象曆之言。浮屠巫祝。醫方駁雜之說。莫不旁通。洞究精微。其讀書必從校訂。字縷句畫。鉛槧不苟。義疑者簽貼。理謬者塗抹。字訛者改正。音韻必和。字畫必正。先儒未有及先生之精密者也。其屬文。千言立成。筆翰如流。語不加點。大小筆墨。刊行著述。皆親繕寫。遠近書疏。莫不手答。博綜音樂。最善橫笛。加有巧思。嘗截竹造。

笛數管。皆爲識者嘉賞。其記事。仰取俯拾。如嗜慾。若人告之。以其所未聞。事雖至卑瑣。必傾耳聽之。詳其終始而止。秦漢以至元明。制度法律。天朝文獻。國朝沿革。及其耳目所見聞。俗樂里謠。公卿大夫士。廢興存亡。遷官移宅。食貨諸物。貴賤輕重。五方所尚。其所以平價通利之方。皆循循言之有序。先生絕口財利。不言家之有無。嘗與門人論鹽政。語天和以後。至今時鹽價。不有遺漏。因問佗物。亦各從語其價。佗日亦未聞其言物價也。至所經山川城郭。指而言之。

不失尺寸。至曰某橋長於某所幾尺。短於某所幾尺。先生稟性剛毅。能勤小物。進退容止。非禮不動。處事安詳。不疾言遽色。應接多事。千緒蝟起。未嘗差失。從先生而遊久者。未見其肄業之日起而更衣也。先生接人。忠信不貳。尊卑以等。長幼以序。送迎應對。嚴如石畫。久而人益敬之。時或賓客麇至。日昃不食。語之諄諄。不有倦色。動作有文。不欺暗室。人遺之物。雖微必改容起敬。以手加額。如其人在前。其寢疾服藥。必捧之。門人侍疾者。扶持四體。雖褻必變。困甚猶少舉。

手作辭謝容。比沒不衰。其於貴人。交際甚嚴。取予不苟。中厄於禁錮。其窮益甚。其守益固。自幼至老。未嘗一謁見貴人。諸侯受業問道者。前後數十人。非致敬盡禮。則未嘗得見焉。其人有過。知無不言。改而後止。未嘗爲權貴少屈也。諸侯餽粟者。今神戶侯忠統。故甲斐子侯刑部少輔經隆。故沼田侯直邦。三人也已。神戶侯初聞先生之窮而餽粟。後禮節稍衰。先生辭而却之。刑部君早卒。而其養不繼。惟沼田侯厚待以禮。終始不改。侯爲執政增封。退朝即日益餽粟。侯爲

政以尊賢愛民爲先。先生悅侯之賢，深感其知遇。侯卒後，如加治中山謁其墓，後嗣侯直純以國用不足減所餽。先生因盡辭之。先生學吹笛於大神景豐。日光王好樂，嘗問景豐曰：「弟子孰爲善音？」景豐對曰：「有太宰某者，其人也。」王欲召見先生，景豐以告。先生曰：「某儒者也。王若命以文學之事，敢不謹述所聞。若奏薄技以供其燕樂，某不能也。如有復我者，吾其破笛終身不復操音矣。」景豐從容爲王言之，王乃止。享保中，朝廷命小野田國光詳定琴曲。國光故與先生

善。於是從先生討論李之藻樂書。鴻臚笠間侯正之因召先生與同詳定。先生固辭，因陳儒者進退之義，終不受命。後琴曲成進奏，官賞賜國光及與其事者白金。先生獨不與焉。上嘗讀先生所著經濟錄，命侍中八田侯久通以私求其真本。侯使小林延年來求假本。先生曰：「善爲我謝曰：『手寫本作字潦草，不可以冒公侯之覽。』」某老憊不能復正書而進矣。遂私於延年曰：「布衣之士，以言進於朝，義必因執政大臣。若夫因內官以達，則君子不爲也。」侍中之需不可

應也。其守正不撓，皆如此。親故時時以此爲先生懼。而先生處之夷然。至接俗人，終日與之語，一言不及黃卷，人不覺其爲儒者。而皆畏敬之。雖婦人女子，聞其言，莫不服其爲人也。先生治家嚴而有法，閨門之內肅如也。妻子僮僕，畏而愛之，遵守其法，不以先生在不否爲變。蓋其至誠，有以感之。雖在陋室，家人言笑之聲，不聞梱外。先生憂世，發於中心，憂天下之憂，樂天下之樂。聞時政闕失，憂見於色。享保癸丑春，因沼田侯獻所刻古文孝經於朝，及西城。於是諸列相

參政皆請侯求覽，侯並贈一本。其秋，又因侯上封事言災異不報。先生居恒稱漢世急取士，布衣得信其志。賢良方正，則吾豈敢直言極諫，則不多讓古人。恨不生於其世，一救蒼生之患。嘗從容謂沼田侯曰：昔者谷一齋當憲廟時，因稻葉公上封事，事秘不傳。中蓋有遷都之事云。事雖不行，爲有識者取。先師數稱一齋。一齋雖有志，不得稻葉公，無以自達。其因稻葉公，可謂幸已。今臣幸得生不諱之世，又蒙君侯下顧，竊有所欲爲蒼生上言。某等微賤，言無由見，采用。

有如其言。僭妄處嚴刑。是臣以身徇天下萬民之急。人生百年。忽如過客。若死而有少補於民。幸莫大焉。不知果可得上言乎。戾然其言而許之。遂有此舉云。先生教人。先之以孝經論語。次之以六經。其論學大要以勉強為主。教以恭敬勤敏。慎而寡言。博聞彊識。務成有用之才。深患世之學者。貪名好勝。終身用力文辭。以淫靡柔慝為風流。以放曠無度為高致。一代學者。翕然宗之。徂來先生之道。得先生而大行於宇內。後進之士。不陷為記誦詞章之流者。皆先生之

力也。徂來先生嘗謂門弟子曰。詩書義之府也。古人論事。必引詩書以徵之。先王之義。因見矣。學者合古人所引而觀之。庶乎不失古義矣。先生曰。某願勉從事。乃類聚西京以上之書。引詩書者。從篇次之。徂來沒後十年。其書乃成。為卷凡三十四。徂來在日。命之名曰詩書古傳。先生謂孔氏之書有三。曰孝經。曰論語。曰家語。孝經有古今文。古文出自孔壁為真本。而孔安國傳文亡于中國。獨傳于日本。尤可寶也。乃因我邦博士家所傳孔傳。校訂數本。為作音注而

刊之後世學者皆用力於論語。而說者多不得其意。至宋儒說心法聖人之道。與釋氏相亂。徂來先生撥而反之。聖人之道始明于世矣。然其說成於晚年。日不暇給。猶有一二可疑者。乃爲正文明訓詁。爲論語古訓。又論其取捨微旨。別爲古訓外傳。其載師說。間有與論語微不合者。爲其佗日所親聞。又因王肅注家語。補其遺漏。名曰家語增注。先生平日潛心潭思。此數部爲最。先生上繼先聖之業。下思化斯民。嘗曰。朱泮漫覃千金之家。而學屠龍技。成而無所試之。今

學先王之道。無由行諸其世。徒如屠龍之技耳。猶不得已。筆諸書以俟其人。乃作經濟錄。當世急務具焉。人主用之。大可以治天下。小可以治其國。欲觀先生之志者。覽此書足矣。佗所著有紫芝園前後稿。紫芝園漫筆。詩傳膏肓。易道撥亂。周易反正。易占要略。春秋曆。六經畧說。律呂通考。產語。獨語。弁非。辨道書。聖學問答。親族正名。倭讀要領。倭楷正訛。三王外紀。亂婚傳。和漢帝王年表。新選唐詩六體集。諸未脫稿者。猶數部。延享四年丁卯。寢疾。以所著書授門人某某。

各有所屬。命子弟書遺言。疾病辟婦人。以是歲五月
 己未晦卒。享年六十八。門人合賻葬于東都城北谷
 中里天眼寺先塋之側。先生再娶。元配末松氏。次配
 前川氏。皆無子。養長州人阿武安次之子定保為子。
 謹狀。門生篠山松崎惟時狀。

門人其宮田明書

春臺先生紫芝園稿附錄終

紫芝園前後稿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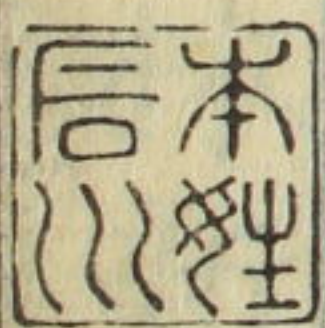
自物夫子倡古文其門不乏能文之
 士然能驅轍於戰國秦漢之間不為
 王李奴隸者僅僅數人而已春臺先
 生獨有所見卓然樹立成一家言乃
 其所為皆經世濟用之文無不裨益

于世韓子所謂行之乎仁義之途游
之乎禮樂之源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
者先生有焉先生遺文有紫芝園前
後稿臨沒以託二三子有節既受命
乃與長章謀因體分類釐爲二十二
卷手寫一本正直也明也因淨寫成

表更與二三子刊謬訂誤遂授剞劂
氏以圖不朽今也刊刻將成有節不
幸罹疾朝不謀夕安能得見此書行
于宇內命夫於是乎力疾謹跋

東都

堤有節



寶曆二年申歲六月

五月日本齋堂山景

小林藤次

辰
五月花

西林新木
五月本四三四日

西林市浪古齋門

東洲川崎土門

越川青古齋門

大塚山齋齋齋齋齋齋齋

全齋合冊二本
齋齋齋齋齋齋
齋齋齋齋齋齋
齋齋齋齋齋齋

大塚山齋齋齋齋齋齋

